



1992年10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这一天，我因患黄疸性肝炎正在医院治疗，忽然，同事急急忙忙地赶来告诉我，他们接到从河北唐山打来的电话，说我的哥哥因病去世。

什么？三哥去世了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反复追问：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同事用低沉的声音郑重地回答：这件事还能开玩笑？是真的。

我惊呆了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眼泪簌簌滚落下来。我心想，这怎么可能，十天前我们还在北京见面呢！无论从身体状况，还是思想情绪，都没有丝毫异常呀，三哥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呢？他才49岁呀！

顾不了自己的身体，我立即出院，和爱人于第二天下午赶到唐山。来到三哥居住的楼下，看到悬挂着三哥遗像的灵棚，我的腿软了，扑倒在灵前，号啕大哭。

我的家在沈丘县莲池乡胡楼村，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。我们兄妹8人，唐山的哥哥是老三。1960年自然灾害时，三哥正在虎头陈寨上初三，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那时根本没有粮食，他是以树叶和野菜充饥艰难度日的。听三哥后来说，上课时饿得心慌、头昏，盼着下课，但下了课又没有东西吃，只好往树上爬，摘树叶子吃。当时母亲因缺乏营养患了严重的浮肿，住进了村办医院，看到三哥脸色蜡黄，骨

三哥

■胡天喜

瘦如柴，心疼至极，从邻居家借来一把面，又从地里捡些红薯秧子，摘下几片叶子，拌在一起蒸了蒸，给三哥送去了。三哥如获至宝，狼吞虎咽，可吃了几口就停了下来。母亲问：咋不吃了？三哥说：吃饱了。母亲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紧紧地抱住三哥大哭了一场。他哪里是吃饱了啊，是舍不得吃啊。就这样，一顿吃一小撮，几把菜叶整整吃了一个星期。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三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河南省重点高中——商丘一高。

进入高中后，生活更加艰苦，冬天睡觉没被子，就盖着破大衣，起床后再穿到身上御寒。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元钱，他平时连5分钱一份的菜也不舍得吃。有的同学吃不了苦，退了学，而三哥还是咬牙坚持，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。按以往的惯例，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不是分到新华社，就是分到其他中央级报社或出版社工作，但三哥生不逢时，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。他被“分配”到河北省遵化县西下营劳动锻炼，而后到小马坊中学教书。这个中学四面环山，人烟稀少，只有200多名学生，老师大部分是本地的，只有三哥是外地人。放学后其他老师都回家了，学校里就只剩三哥一人。面对漆黑的大山，听着野狼的吼叫，顶着怒号的山风，那种孤独、无助和恐惧可想而知。

面对恶劣的环境，三哥没有退缩，凭着出色的工作和渊博的知识，他被调到遵化县文化馆担任小报编辑。不久，唐山市广播电台发现这个小报编辑水平不低，就把他调了过去当编辑，后来三哥又担任唐山市委宣传部文艺

科科长。几年后，三哥觉得他不是当官的料儿，主动申请去了唐山市文联，任文联副主席兼《唐山文学》主编。

到文联后，三哥如鱼得水，除了做好《唐山文学》的工作，培养出了几个国内有名的作家外，还写出了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晚上加班写作成家常便饭。也可能是熬夜过多，也可能是过于劳累，正当三哥大展宏图的时候，却突然辞世。据三嫂说，那天吃过晚饭，她去一个同事家，三哥则在书房写作。回来后，她敲三哥书房的门，未开，以为他休息了，怕打扰，就没放在心上。第二天清晨，又敲门，没有应声，才感到大事不妙。叫来邻居，破门而入，看到三哥安详地背靠在床头，呼吸已经停止，未完成的小说稿摊在写字台上，钢笔还没合上。

三哥比我长7岁，他既是我的兄长，也是我的老师。在三哥的影响下，我也喜欢上了写作，每当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，我都会寄给三哥看，每次他都很快回信，不是在我写的文稿上圈圈点点，就是告诉我该如何刻画人物，如何设计情节。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中篇，足足五万字，寄给三哥后，他不但作了修改，而且又全文给我抄写了一遍。在三哥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，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通讯报道近300篇，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近40篇，还出版了作品集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没想到三哥却不辞而别，痛苦之心，撕心裂肺，怀念之意，溢于言表。

呜呼，三哥，一路走好！受了一辈子苦，愿你在天堂幸福、快乐！

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

组版编辑 程文琰

周口晚报
E-mail/zkwbsn@163.com

周口晚报

周口老城商业曲

■童建军

周口，一座因水而生、因商而荣的城市，在素以农业著称的传统平原农区，周口中心城市自形成之日起，就带上了深深的漕运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印记，书写着商旅奔驰通江达海的时代传奇。

一条河，两个集。
颍岐口，接千里。
三川汇，成化始。
千帆集，逐波兴。
百条街，十会馆。
讲诚信，义利行。
老字号，意隽永。
阑珊处，新芽萌。
老城厢上流光影，
新时代里看复兴。

咏怀

■刘鸿泽

清夜

梨云飘欲雪，月露滞微凉。
或有天来鹤，衔花入梦乡。

过汴梁(新韵)

天河西接昆仑水，此间高悬陇晋尘。
雍熙多少沈泉底，春风几度过宫门。
纵有残月同初月，如何今人似故人。
穷途行罢须长啸，谁引柯亭招迷魂。

感怀

■龚新文

项城汾泉河湿地公园

一溪南北载客艇，三蛟腾跃奔向东。
蟠螭纵横钟神秀，丰水湿地毓豪英。

项城植物园

翠枝掩亭水绕山，芳香扑鼻花争艳。
如织游客入画图，误作苏州四大园。

驸马沟

昔日污水臭熏天，如今夹岸皆游园。
野鸭戏水叼小鱼，群鸟唱和绿树颠。
碧水蓝天花木秀，处处欢声笑语喧。
若是公主今再来，驸马还须再置田。

冬夜雨后

冬日雨后夜清新，马路冰肌不染尘。
绿树映灯翠油亮，繁星偷窥景中人。

读《道德经》

小窗遮雨伴孤灯，夜读老子道德经。
八十一章皇皇论，天人合一玄妙通。
师法自然方成道，道常无为万事兴。
知足知止能长久，为而不争无可争。

钟摆里的父爱

■王翠琴

悄悄溜进去，不声不响地打开一个表门，伸进去小脏手，慌乱地拧了拧发条，又胡乱抓了抓摆锤。钟表真的不动了！

做了这件“大事”之后，我每天忐忑不安地暗中观察父亲的反应。几天过去了，父亲没有一点动静。我感觉无趣，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但是一天晚饭后，父亲把我叫到他的钟表店，我的心一下子又揪紧了。

走进店里，站到父亲面前，只见父亲抬起手臂，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，缩起脖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手还没落下来。再睁开眼时，见他正轻轻落下高举的手臂，朝我头上拍了一下，就缓缓地放下了。

然后，父亲嘿嘿笑起来。我也跟着傻笑。

这件事后，我心里痛快了许多，开始努力学习，每天按时写作业。说来也奇怪，成绩还真的提高了不少。

可三分钟热度的我，没坚持多久，浮躁的性情还是影响了学习成绩。

高考落榜后，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垂头丧气。看我吃不好睡不着，父亲再一次把我叫到他的钟表店。

我走进店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开始擦拭起钟表来。

他轻轻地打开一座钟表的盖子，伸手紧了紧发条，又弯下腰去，瞄着有条



不紊摆动着的摆锤。他站起身从钟表前走过时，表情像检阅士兵的将军一样庄严。刹那间，我从心里对父亲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崇敬。

听着以往感觉乱纷纷的钟摆声，心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一年后，我如愿考上了大学。

后来，尽管父亲的生意渐渐衰落，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精心擦拭钟表的习惯。回家时，我常常看见他戴着老花镜，坐在靠墙的桌前，左手举起放大镜，右手捏着镊子，摆弄着钟表零件。

后来，工作上每遇不顺心的事，我就会不自觉地走进父亲摆放钟表的房间，静静地倾听摆锤的响动，一颗焦虑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。

我呆坐在父亲的床上，看着落满余晖的钟表，静静地感受着来自钟摆里的父爱。